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舒文表：22年“摆渡”人生 注满爱乡情愫

在象山新桥镇西部崇门港口，“象渡66号”船常年往返崇站岛与陆地间，来回短短千米水路洒满了一位摆渡人20多年的爱乡情愫。他，就是崇站村51岁的船老大舒文表。

摆渡22年的舒文表。（陈文 沈孙晖 摄）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陈 文**

崇门港对岸直线距离不过400米，但中间隔着一座玉印礁，航路须绕礁而行，且山岛耸峙，水深流急，驾船需要好身手。岛上除了崇站村的数百乡亲外，还有外村围塘养殖户、上岛施工人员等，崇门渡是唯一进出通道。

22年前舒文表接渡时，村里配备的是木壳机帆船。白天摆渡还算轻松，到晚上往往成为“救命船”。“夜间常有乡亲急病发作、孕妇早产等情况，需要急送岛外医院。我一听到电话或呼喊，赶紧起床去帮忙背抬，一路奔到渡口。”老舒说，经常送完一拨，刚回家躺下，又有人来求助，很少能睡一个安稳觉。

有求必渡，从不耽误。为了方便乡亲，舒文表平常总保持“临战”状态：傍晚检查好设备机器，回家备好充电灯和雨具，夜里在床上总是半醒半睡，稍有喊叫就惊醒。他笑称这是“职业病”。

崇站岛现有养殖塘1500多亩，是当地重要水产基地，进出岛人员逐年增多。为此，政府部门多年来先后为崇门渡更换小铁质渡轮、大铁质渡轮，甲板可载两部小车，并四次改造码头。每年四五月是养殖塘投苗旺季，养殖户一般傍晚装车载回，种苗连夜下塘。但航管部门有规定：夜间不开渡轮。经过镇村部门磋商协调，特许投苗期开夜船。

由于载苗车数量多，登渡时间不确定，夫妻俩曾三迁住所：起初栖身码头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紧邻沙场，晴天海风吹卷尘土飞扬，雨天屋里屋外泥泞不堪。后来两个孩子出生、长大，一家子暂住到渡口边一间养殖户的泡沫木板屋。但泡沫屋随潮起伏，台风天更是剧烈摇晃，很不安全。几年前，夫妻俩又搬到岸边两间平台屋居住。“三搬渡口屋，辛酸说不完，连孩子也跟着受苦。”妻子刘惠敏苦笑道。

据悉，“象渡66号”属崇站村所有，每3年公开招标一次。新一期招标办法规定：村里人坐渡轮免费，两轮电瓶车2元，正三轮3元，拖拉机、小车10元，外村人、车进出适当加费（均含来回）。舒文表是本村人，又有资质证书，其间除一次外均中标承包。他坦言守了多年渡口，已守出了感情。每当急送病人出岛，及时挽回一条生命；每当夜渡一批种苗进岛，后来看到养殖户们丰收的喜悦，舒文表脸上也乐开了花。

去年，横跨崇门港、崇站岛的岳井洋高速公路大桥桥面铺成。工程方因施工载运需要，在陆、岛间开有斜坡口子，社会车辆也“近水楼台”溜上桥通行，便捷省钱，原本经过崇门渡的人车流量减少了许多。虽然现在每天开不了几班渡轮，但舒文表仍要坚守渡口：“最重要的是为乡亲们服务好，少赚甚至亏点也要开。”

何玲飞：“小巷总理”乐做“红娘”

成就一段姻缘，靠缘分，也靠人搭线。这牵线之人，在天上是为月老，在人间即为红娘。鄞州姜山镇茅山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何玲飞在社区工作中冲锋在前，是一位“拼命三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保留着一个“爱好”：凭着一副热心肠，给年轻人做媒，当红娘。

何玲飞在与年轻人通话。（朱军备 摄）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范丁杰**

“帮助有情人成眷属，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说起来，何玲飞做红娘的时间可比当社区书记的时间长了不少。

1990年，年仅27岁的何玲飞，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成功凑成了一对新人。“当时我在工厂当出纳，男方是我丈夫的朋友，女方是我们村里人。一次，男方的父亲提起要给儿子找对象，我脑海里立马浮现了这个女孩的身影。我主动介绍两人见了第一面，没想到最后成了。”何玲飞边回忆边笑着说。

从这次经历中，何玲飞体会到了牵红线搭鹊桥的喜悦。“见证他们成为一家人非常开心，特别有成就感，特别想分享他们的快乐。”何玲飞说。

虽然何玲飞不是专业的红娘，但她接触面广、认识的人多，口碑好。很多人来找她，希望在她的帮助下找到幸福，她也越来越忙，几乎把休息时间都投入到“公益红娘”的事业中。

“介绍对象可不能马虎，那关系着孩子一辈子的幸福”

何玲飞为他人介绍对象时，不是盲目为之，而是在全方位了解情况后，匹配适合的对象。“这像是把脉，了解症状后，才能对症下药。”何玲飞说，“这是孩子一辈子的幸福，马虎不得。”

在她的“花名册”里，详细地记录了登记在册的所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学历、家庭成员、经济条件、工作单位、性格爱好等情况，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每一个相亲对象她会亲自“面试”，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同时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认可之后，她才会选出年龄相仿、文化与工作性质相近的人，推荐给他们。

何玲飞做红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遇到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女孩，我主动跟她拉家常套近乎，随后邀请到家里做客，顺便把男方也约过来，顺理成章，最后变成了一对新人。”何玲飞笑着说，这招叫“暗箱操作”。她还会叫上一帮朋友来家里包饺子，其中有个单身女孩。正吃着，一个男孩“碰巧”来串门，大家一起吃饺子，随后又一桩美事就成了，这招叫“制造巧合”。安排见面时，何玲飞也会随时留心两人，发现问题及时圆场，避免尴尬。何玲飞坦言，这真不是一桩轻松的活。

随着何玲飞在亲朋好友和社区中的名气越来越大，今年6月，姜山天合红娘工作室成立。工作室汇集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组成红娘团，为辖区的年轻人搭建了一个全新的相亲平台。

工作室成立刚三个月，便开展了“亲青甬城，玫瑰有约”和“天作之合‘荷’处见”两场大型主题相亲活动，吸引了近两百名大龄青年参与，两次活动有22对青年初步牵手成功。

现在，何玲飞手中的相亲“花名册”越来越厚了，她从业余“牵红线”走上了专业的“搭鹊桥”之路，用自己的贴心服务和温馨祝福，为青年人搭建幸福的桥梁，传递着美好佳音。

何玲飞组织的青年联谊活动。（朱军备 摄）

身边人 身边事

清源村俯瞰（清源村供图）

鄞江清源村：纯美山村 乡愁悠悠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唐慧晔 吴佳怡**

青山屏南北，绿水贯村过。走进海曙区鄞江镇清源村，一幢幢白墙黛瓦小楼错落有致，房前清澈溪水缓流，屋后密林翠竹掩映……古色古香的村居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令人爽心悦目。近日，清源村被评为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村里积极推进新村建设和农旅结合产业发展，将打造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想栖居之地。”清源村党支部书记吴银方说。

纯美环境 野趣横生

离宁波城区28公里、地处鄞江西南部的清源村村域面积有5.8平方公里，由禅岩、卢王两个自然村组成，三面环山、清源溪穿村而过，静立于自然山水间，清源村野趣横生，空气清新。

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其历史也颇为悠久。据记载，早在唐贞元元年（785年），一位禅师云游至此，发现山腰有天然洞穴，便在此开讲佛学，建禅岩寺，寺庙保存至今。南唐（937年—975年）时，有位叫童义的县丞在此修禅岩堰，禅岩自然村名字由此而来。

清源溪以吴姓村民居多，其吴氏祖先既明公在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从奉化迁来禅岩堰；后来卢、王两姓迁入，称卢王。

吴银方介绍，清源村民风淳朴，源自曾在这里山间居住的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有四明“诗祖”之称的张良臣。“他关心民生，救饥、施药、驱虎豹，保境安民，惠及乡里，开启了清源村注重仁义、与人为善的村风民风。”

如今，古寺、古宅、古树、古堰、古祠，构成了清源村独特的乡愁。鲜为人知的是，在禅岩堰、卢王两个自然村交界处茂密丛林下的池塘中，还生长着面积有四五十平方米、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中华水韭。

“2014年，宁波植物专家林海伦发现了这片中华水韭，让我们惊喜万分。”吴银方介绍，中华水韭是3亿年前就存在的活化石，为中国特有的物种，属极度濒危的孑遗植物，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中华水韭生长在水中，对水质要求很高，它能在清源村被发现，也佐证了我们村自然环境的纯净。”

新村建设 宜居宜业

如今，清源村居住着443户、1029位村民。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该村积极推进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发生了蝶变。

“去年上半年，有100多户村民住进了新居。今年下半年有七八十套村居拆旧建新工程启动施工。”在新村高高的马头墙下，吴银方告诉笔者，清源村新村建设仅公共设施项目就投入了2000余万元。

坑洼泥泞的村道变成柏油马路，低矮破旧的旧宅蜕变为宽敞明亮的新居，让清源村人笑逐颜开。更让村民欣喜的是，与新居同时拔地而起的还有风格古朴、与山水环境相得益彰的文化礼堂。

以文化铸魂，让清源村形神兼备。“现在，文化礼堂内甬剧、越剧、歌舞轮番上演，城里、镇里‘送文化’下乡也有了高大上的舞台，村民的文化生活更丰富了、幸福指数更高了，村风也更文明了。”首批住进新居的村民吴安国笑着说。

有风景更有产业。作为清源村农产品的“拳头产品”，统一注册为“清沅”商标的芋艿、马铃薯、桃子、杨梅等特色农产品种植远近闻名，不仅吸引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而且每年有采购商上门采购，采摘游也随之火爆。

下一步，清源村将重点探索农旅结合的产业发展。“翻过南面的山林是奉化溪口，穿过西面的道路是五龙潭，我们发展休闲旅游业很有潜力。”吴银方说，依托独一无二的中华水韭资源，目前，清源村湿地公园建设规划和村内特色院落改建成民宿的规划已编制完成。未来的清源村将建成一个集古村旅游、休闲、养生、宜居为一体的特色村。

夏追国：“匠心”耕耘 老三样种出新“钱景”

农创客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徐华良**

中秋前后，首批奉化芋艿头新鲜上市。最近，奉化松岙镇山海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夏追国和家人忙着将芋艿头装箱打包，他自己开车，挨户给客户上门送货。

老夏的农场每年出产七八万公斤芋艿头。这么大的量，可他坚持每只芋艿头必须剥去外皮，擦掉泥土，弄得干干净净方能向外销售。“种地跟做人一样，要老老实实，对消费者负起责任。”这是老夏务农多年的最深体会。

说起办农场，夏追国属于“半路出家”。他原是奉化区属建筑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1999年企业转制，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下了岗，自谋出路，前后干过几种工作。2011年，他辞去城里待遇不错的工作，回到老家松岙当起了农民。老夏说，“自己性格比较‘实’，做生意做不来。我本是农民的儿子，还是种地好，顺便帮助家乡人把松岙优质农产品推销出去”。

夏追国的农场不过200来亩地，种的是三样奉化传统农产品：芋艿头、水稻和柑橘。在种地方面，夏追国一样性情耿直：严格按照规范化要求操作，质量安全第一，绝不超标用药。同时他又脑筋活络，既把产品做精，又把品种做新，给传统农产品赋予新味道、新形象，提升附加值。

夏追国说，松岙依山傍海，没有工业污染，只要用心种，可以产出品质一流的农产品。开始几年，他每年花费1万多元请农科院给农场出产的芋艿头做检测。对此，很多农户不理解，说他“傻”。夏追国自豪地说，“正是有了检测全优的成绩单，我的芋艿头才能走进省市农博会，还打进宁波五星级宾馆成为特供产品，客户越来越多”。

初秋的农场里，100多亩“甬优15号”杂交稻开始呈现丰收的金黄色彩。这种稻对管理要求高，平均亩产只有500多公斤，很多农户不愿种，可夏追国偏偏看中了它的高品质，由它烧出的饭粒粒晶莹剔透，口感清香松软。为打开销路，他不仅自己上门送货推销，还邀请社区老人到农场现场品尝，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稻米逐渐被市场认可，每公斤售价达9元，比普通地产新米高出一倍，求购者络绎不绝。

松岙曾是奉化柑橘的主产区之一，因为品种退化，几年前被果农弃种。看到满山野长无人料理的柑橘树，夏追国很痛心。2014年，他自掏腰包建起松岙柑橘研究所，请来3个技术团队，希望重振奉化柑橘雄风。

去年，研究所在小埠山建立基地，引种1600株新品种柑橘苗，并且用杀菌处理后的河泥一孔孔地给树苗施肥。夏追国信心满满地说，到明年这些新品种柑橘就能采收了，“再过三五年，基地成规模了，我要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橘园”。

除了搞好自家农场的产销，夏追国还主动帮助周边农户开拓市场。2014年，他被推荐担任松岙供销社主任后，将当地10个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成立石沿港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专门经营大米、果蔬、家禽等地方特产，带动60户农村家庭。2017年，松岙镇农产品销售额接近3000万元，比5年前增加了40多倍。今年6月，夏追国获评为宁波市第四届“十佳农产品经纪人”。老夏说：“我要向前看，还有好多事要做。做农业，就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夏追国在察看水稻的长势。（余建文 摄）